

岁月

捡颗杏核栽棵树

张建春

那年,我的家搬进了城里,一副板车装完了全部家当,我和三个妹妹,外加祖母,跟在板车的后面,和逃难没甚区别。我的父亲早先就在城里工作,给母亲寻了个合同工,算是给母亲一个交待。我们是奔父母来的,父母在城里拥有一间房子,把我们也安顿了进去。父亲喜欢写个四言八句,他为此写道:一间小舍七颗心,颗颗红心向北京……还用毛笔书写了,贴在窗户上,引得来往的人驻足看。

我和妹妹们上学去了,家只剩下我的祖母守着,实际上也没啥可守的,一间房子二十平方米不到,摆了三张床,满腾腾了,几床被子散发着喧腾的热气。祖母闲不住,她一人去街上走,那时的街上没什么商业,百货公司是最大的,也就卖些日用商品之类。尽管如此,祖母还是兴奋无比,她不知疲倦地告诉我和妹妹们,在街道上看到的新鲜事。

祖母总想在城里干点事。比如开荒种菜,比如养上一头猪,等等。这些想法都被我父亲给拦下了,我父亲说:老娘唉,这是城里呀。我祖母只有叹气。

五月春浓,祖母找到了自己干的事——拣杏核儿。五月杏子上市,酸酸甜甜的杏子招人喜爱,常有人路上捧着把杏子边走边吃边吐。吐下的是杏核儿,我的祖母捡的就是它们。

杏核砸开,里面是圆润的杏仁,杏仁是可以卖钱的,药材公司收购。我们这有风俗,基本上农村是家家户户栽杏树,取杏(兴)取仁,和柿树匹配就成了出门遇杏(兴)柿(事)的好彩头。杏树好管理,也肯结,

吃不了的挑到城里,能卖上价钱,贴补家用,确实是个“兴事”。卖杏的多,吃杏的多,吐出的核就多。我祖母看中了这一点,天天在街道上溜达,为的是捡起路人从嘴里吐出的杏核。

我的祖母很“敬业”,看见一个买杏的人,就不远不近地跟着,一般来说,买杏人先要尝上一颗杏,看看酸甜度,买好后提着走,忍不住还会吃上一两颗,这对我的祖母是个机会。如果碰上孩子买杏就更好了,小孩馋嘴,吃过一个杏会再吃一个杏,如此这般下去,买的杏还没到家,就所剩无几了。祖母高兴,杏核捡了一颗又一颗,顺带着把城的景饱饱地看上一气。起先,我对祖母捡杏核一肚子意见,小城已有了我很多同学,我怕同学笑话我。祖母不以为然,对我说:捡颗杏核栽棵树呐。祖母的话难入我脑,捡杏核,难道祖母是想种杏苗?不然,咋是捡颗杏核栽棵树?

从五月杏子上市到八月杏子下市,祖母一直捡杏核,捡回了反复用水清洗,放在一旁晾干。祖母把晾干的杏核的壳用木棒子轻轻砸开,里面是包着红褐色

衣子的杏仁,红褐色的衣子去掉,就露出白生生的杏仁肉了。我有时也帮着祖母剥杏仁,祖母推挡不让我做,反复说:还不是为你们几个小的能好好上学,才进的城,去写字去。不过,我一坚持祖母就让步了,允许我用木棒轻砸杏核。祖母看着我,叹口气说:一家七张嘴,五个人吃闲饭,难喽,难喽。也就在祖母的叨叨絮絮中,我知道了祖母的良苦用心,捡杏核取杏仁卖点小钱贴补家用,哪怕是一分也是好的,吃补药总比吃泻药好。

杏子下市,祖母的捡杏核告一段落。祖母把捡来的杏核全部剥开来,让杏仁在太阳下晒干晒透。还真不少,有小半面袋。祖母拉着我的手去了药材公司,三角五分钱一斤,足足十斤,杏仁卖了三元五角钱。没想到的是祖母给了我五角钱,五角钱对当时的我而言就是巨款,我不敢接,我的目光怯生生地拒绝。祖母不依,说:去书店买小画书,讲给妹妹们听。

我用祖母给的五角钱,买下了《新来的小石柱》《虎子敲钟》等小画书,在同学中狠狠地露了次脸,当然,也一字一句地读给妹妹们听。祖母跟着听,听得入迷。

以后的每年五月,祖母总是开始捡杏核儿,还常把“捡颗杏核栽棵树”挂在嘴边,卖了钱仍是给我三五角,让我买了小画书看。这般持续到上初中,祖母的身体差,不能出门了。但每到杏子上市季节,祖母就吵着要吃杏,说:端午吃个杏,到老不生病。实际上祖母已很老了。

杏吃完了,祖母让我们把杏核收集起来,还是一句老话,讲得清清晰晰:捡颗杏核栽棵树。

层林尽染



凯歌/摄影

故城的康桥絮语

尚丽娥

淮南是我的故乡之城。记忆中,淮河的晨雾在八公山的褶皱间流淌,像陆小曼笔下未干的水墨。父亲的工装裤角沾着细碎的金粉,那是地心深处采撷的星子。母亲的围裙永远洗不去煤屑的印记,恍若银河倾泻时遗落的碎钻。

矸石山如青铜铸就的巨兽,在暮色中舒展着褶皱的脊背。采煤人的矿灯连成流动的星轨,载着青春沉入时光的褶皱。豆腐坊的石磨在晨曦中旋转,豆浆的白雾与采煤机的轰鸣交织成二重奏——一边是淮南王炼丹的传说,一边是蒸汽时代的咏叹调。田家庵的铁轨在记忆里泛着幽蓝的光。父亲说年轻时总在月台送别运煤列车,蒸汽机车的长啸震落了梧桐树上的霜花。如今废弃的矿车成了孩童的乐园,车斗里盛着雨水,倒映着褪色的“安全”二字,像两行凝固的泪。

寿县古城墙的砖缝里嵌着亿年的煤层,守城将士的石像脚下,散落着采煤人祭拜的硬币。报恩寺的铁佛低垂眼眸,看香客们系上红绳,祈愿声与晨钟暮鼓在煤尘里浮沉。月坝的排水孔流淌着

淮河的叹息,水质却比记忆中澄澈如镜。舜耕山的褶皱里传来鸟鸣,采煤巷道化作地质馆的玻璃长廊。岩壁上的锚杆生着铁锈的花,瞭望塔的望远镜里,采煤区已变作白鹭的栖息池。勘探队员的红漆标记在风雨中斑驳,像大地愈合的唇印。

武王墩墓的封土堆上,考古帐篷如白色的睡莲。青铜编钟的余音里飘着采煤号子,战国箭镞与煤层相隔两千年的光阴。游客的闪光灯亮起时,我看见时光在文物的裂痕里流淌,如淮河落日般悲壮。

矸石山披上了翡翠的羽衣,运煤铁路绽放着樱花。某个起雾的清晨,采煤机的轰鸣仍从地心传来,夹杂着豆腐梆子的脆响。电影《六姊妹》的胶片在放映机里转动,煤城的倒影在时光长河中永恒闪烁,像徐志摩诗里永不沉没的星子。

小荷才露尖尖角

手起笔落 各有千秋

夏雨欣

回家的路上,我满脑子都是同学们那羡慕的神情和那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课代表。手起笔落,像窗外的风带走了几片枯黄的叶。小时候,我就很喜欢拿着笔,在乡下挨家挨户的墙上留下五彩的印记。虽玩得不亦乐乎,但也少不了一顿挨骂,趁其不备,夺过笔转身就跑,任凭大人在后面怎样叫喊。后来回到城里,那五彩的印记留在了乡下的房子上,隐没在我儿时的记忆中。

升入初中的某一天,课间大家都聚在一块,课代表站在中间,绘声绘色地讲着什么,我挤过人群,方才听到原来是讲自己钢琴十级,周围满是羡慕和崇拜,我也不例外。一到家里,我扔下书包就兴冲冲地奔向妈妈,告诉她我想学钢琴,妈妈放下手中的活,“你可要想好,钢琴可是很累的,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。”我早就冲昏了头脑,一个劲地点头。终于,我如愿地坐在了钢琴的黑色长凳上,本以为可以弹出一首首美妙的音乐,却弹了一节课的哆、瑞、咪,后面几个星期如出一辙。

我有点泄气了,开始后悔为什么不学点别的乐器,而是学这般无聊的钢琴。妈妈知道后很严肃地批评了我,“所有事情都有一个过程,你只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别人,但别人日日夜夜、日复一日的练习你又何曾知道。”我怔在了原地,是啊!没有花开又怎会结果。我又是真的喜欢,还只是一时兴起。我思索着回到房间,却发现墙上贴着我儿时的画,虽笔画稚嫩,但色彩分明,画中百花盛开,盛开着的也是我那五彩的童年。

我突然想到了什么,在柜子里翻箱倒柜。终于,我找到我第一次得到的画画工具,那是我生日的礼物。如今我再次拿起画笔,这种感觉让我既陌生又熟悉。手起、笔落,在一张张白纸上,画出一朵朵奋力绽放的鲜花,自信而又朝气蓬勃。笔尖从纸上滑过,童年的往事历历在目。我好似找回了那隐没在儿时记忆中五彩的印迹。我这时才幡然醒悟,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长。就像鲜花,每一朵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,美得各有千秋。

大雁可以吹嘘它见过了各地桃李争妍的艳春,麻雀也可以炫耀它遇到过袅袅婷婷的雪花。各自有各自的本领,任时光流转,都能发出异样的光彩。手起笔落,我于思考的缝隙中坚挺了自我的千秋。

随笔